



汤素兰《绣虎少年》

“夜航星”照亮少年理想之路

□胡天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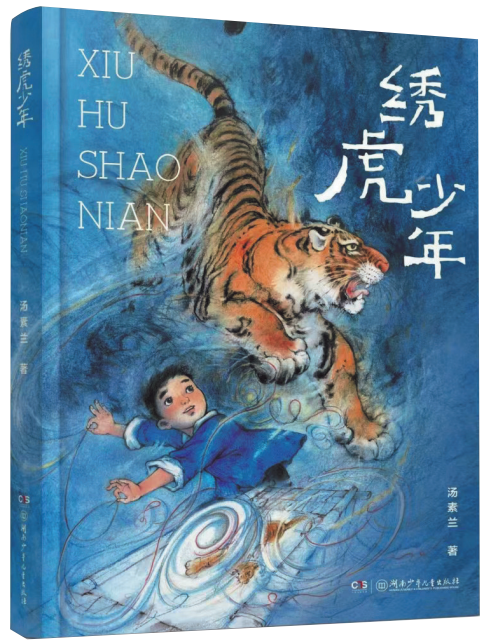
近年来，汤素兰坚守儿童本位，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吸纳各种思想和写作素材，不断挑战自我，寻求创新，创作出有独特中国韵味的儿童文学作品。

新作《绣虎少年》是一部有诗性和情怀的作品，作家聚焦于身患残疾的少年梓屹，用晓畅的语言描述了他的成长之路。梓屹在两岁时感染了骨髓灰质炎，病毒严重影响了他的运动神经，造成了梓屹身体畸形、行动不便，也让全家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成长道路上，梓屹遭受了各种打击，被同学嘲笑、奚落、忽视，说他是朋友的“陪衬人”，他时常感到灰暗和沮丧，甚至萌发过放弃生命的想法。但是在爱他的亲人、老师、朋友和小狗的陪伴和鼓励下，梓屹并没有因生活的打击而倒下，仍寻找着生命的意义，直至他在奶奶的牵念中与湘绣相遇，梦想才开始闪闪发光。乳虎啸谷，百兽震惶，梓屹用那根针创造的作品《稚君》——这只在漫天雪花中欢跳的小老虎也正是他不屈于命运的梓屹的真实写照。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作家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梓屹的成长过程，挖掘出了人在面对不可回避的痛苦时的生命韧性之美，并向读者呈现出了梓屹顽强不屈的心灵成长图景。

《绣虎少年》中，梓屹虽然身体有缺陷，但在成长路途他比常人更执着地追求完整和完美，对自己所热爱的事业表现出异常的坚定和勤奋。每天梓屹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悄悄描《手工刺绣图样100》，直到把硫酸纸全都用完，又一本接着一本用图画画画。当爷爷对梓屹说绣花是女孩子做的事的时候，梓屹坚定地反驳爷爷，仍执着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班主任劝梓屹以优异的成绩走普通高考道路，这样以后选择工作的余地会更大，未来也更安稳，但梓屹明白自己心底热爱艺术，哪怕艺考有难度，他也愿意尝试，并不肯在世俗的压力下仅为谋生而活。在身体缺陷和精神坚韧的对照下，作品具有感人又强大的阅读吸引力，让读者紧紧跟随梓屹的成长，打破残疾人在社会固有观念下的自我限定，去追求更远更高的自我价值实现。

作品呼吁社会上应该有“残疾人友好”的立场。一方面，作家以平视的姿态体察残疾人的生存状态，细腻地表达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诸多不便，将他们内心深处的微妙情感举重若轻地表现出来。儿童文学作家在作品中的表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们的价值观。作家敏锐地觉察到，残疾人在社会中往往容易被边缘化，正在经历成长期的残疾儿童更是极易感到自卑和自我放弃。作品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不仅呼吁社会上的成人应当正视孩子内心的复杂情感世界，同时提醒残疾人的亲友更要考虑到残疾群体普遍存在的困境，给予他们更多的包容和爱。

不同于市场上常见的儿童文学作品，也不同于《阿莲》中展现的女性主义视角，在《绣虎少年》中，作家鲜明地表达了男女自由平等的观念，鼓励倡导每个人都应勇敢追求自己热爱的事物，不应当受到性别、身体的限制。每个个体都应该享有追求自我和热爱之物的自由，我们也应当摒弃刻板印象，打破陈规旧念，去关注每个个体焕发出的独特光彩。这不仅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



《绣虎少年》，汤素兰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4月

重要体现。

《绣虎少年》巧妙地运用了多重视角、倒叙与插叙相结合的手法，深刻地描绘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变迁以及三代人跌宕起伏的命运。作品聚焦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的传承与创新，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宏大的时空跨度和双线交错的主题，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冲击力。《姐姐》一章中，奶奶唱了一首和月亮相关的民谣：“月亮把把，肚里坐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肚里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绣花，绣杂糍粑；糍粑跌得并里，变杂蛤蟆；蛤蟆伸脚，变杂喜鹊；喜鹊上树，变杂斑鸠。”这是在湖南耳熟能详的民谣，在湖南方言中，“把把”的意思是饼，而“月亮把把”则是形容月亮像饼一样，民谣中将月亮想象成有生命体的存在，极富童趣。富有地方风味的民间童谣是民风民俗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如同轻盈浪漫的羽毛穿插在作品中，使之厚重而不沉重。

汤素兰擅写童话，在处理现实题材时仍保留童话的笔法。一方面，童话的元素作为梦境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姐姐》一章中，榕方在睡前祈祷能像西方童话《野天鹅》中的艾丽莎一样遇见善良的老婆婆救助弟弟，睡觉做梦都在找方法，但在梦里想求助的“白胡子老头”“仙女”“巫婆”却还没来得及提问就一一消失在眼前。梦境是潜意识的反映，姐姐榕方频繁梦到和现实生活相差甚远的童话人物，并且渴求得到他们的帮助是天真的，但同时也体现了榕方想要弟弟好起来的迫切愿望。此外，童话中的无所不能和现实的无能为力进行对比，从梦里哭着醒来的榕方也代表了美好的童话愿望在遭遇冰冷现实时极易爆碎，让读者既感受到奇特的童话美感，又被其背后所暗含的忧伤所打动。另一方面，作家运用童话元素来描写日常常见的生活事物。比如在《落水》



《绣虎少年》插图

一章中：“墨绿色的球台闪着白光，相比学校的水泥球台，简直像白天鹅和丑小鸭。”用童话里的形象“白天鹅”“丑小鸭”来进行对比，贴切地写出新旧乒乓球台的差别。又如《雪人》一章中：“田野盖上了白色的雪被，像巨人家铺着雪白亚麻布的大餐桌。田野里间或有几方池塘，因为雪落进池塘里融化了，池塘在一片白色里呈现黑色，特别显眼，就像巨人在大餐桌上放了几个乌木茶盘。”作家运用独特的童话意象组织故事，富有新意向读者勾勒出一幅奇幻浪漫的乡村雪景图，童话中的巨人和福山村之间的联系使雪中村景带了几分温馨可爱的情致。童话元素和现实事物在小说中融合，让读者在阅读时获得多层次的阅读体验。

关于“死亡”的书写也是这部作品可圈可点之处。《绣虎少年》在探讨“死亡”这一主题时，描写得真切具体，让读者能够感受到直面生命终结的沉重。爷爷在考试后去接梓屹的下午被一辆超载超速的大货车撞倒，当场罹难。而梓屹得知后感觉“眼前一片黑暗”。从此，在梓屹的记忆里，那天下午的太阳是黑色的”。但在结尾之处，作家又用极富诗意化的方式展现了爷爷离世时对梓屹的影响，梓屹创作出毕业作品《夜航星》表达了对爷爷、小黄和小兔的纪念，他们散发出明亮的光，是指引梓屹前进的“夜航星”，也是他们的温暖和爱，而这绝不会随着他们生命的结束而消失。而只要这些在生命背后的情感价值存在，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永恒的。死亡是宇宙间万物更迭的必然现象。对于孩子们来说，面对分别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正因如此，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更应肩负起生命教育的重任，一方面，应当引导孩子们在阅读中认识到分别的无常，从而更加珍视与亲人朋友在一起的有限时光，另一方面，应当让孩子意识到在脆弱无常生命背后仍蕴含着强大情感力量，而这力量会在亲人离去后伴随着自己一起长大。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孩子们正确面对生命中的离别，也能促进他们在情感上的成长。

《绣虎少年》通过梓屹的成长之路，展现了作家对于弱者深层的关爱，同时，巧妙地描绘了湘绣的独特魅力，将成长与文化遗产的主题结合在一起，为读者呈现一个多元且富有深度的文学世界。（作者系湖南师大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评论

许廷旺的新作《送绝影回家》聚焦草原家庭与白马绝影之间牵动人心的悲欢离合，延展到爷孙三代及多位草原人物与多个家庭，也套叠讲述了两段人与马之间难忘的悲剧故事。人与万物之间的理解、尊重，以及生命相通的情感美德，包括互爱、互信、重义、守诺、利他、共情等，逐一被温暖诠释。

许廷旺早期的动物小说作品如《马王》《头羊》《野狼》《苍鹰》《雄豹》《草原犬》等，显现了作家丰厚的草原生活积累与动物小说创作理念。近年来，他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对自我的不断调整与拓展。作品突破了原有动物小说的写作模式，设置了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并行交织的故事背景，呈现了更为开阔的生态文学思索。作品重视地方性经验，圆融地展现了草原地域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地理风貌和民风民俗。

作者有着扎实的草原生活经验，多次在笔下书写马的形象。与以往相比，这部作品有着明显的创新意味。作品讲述了一个人类世界中展开的关于马的故事，并非完全生态视角的动物叙事。作品起于爷爷海勒金、阿爸金海、少年金帆三代人驱车回到兴安牧点，表弟奔迪的好友青格里同金帆的初次见面，就引发了摔跤对战，高大、英俊、经过专业训练的金帆竟然输了。这时，青格里家的白马绝影出现了。青格里邀将金帆骑马，不服输的金帆被绝影重重摔了下来，青格里冲过去保护金帆，但金帆并未理解，两个人的“梁子”越结越深。接着，这条叙事线索按下不表，转而开启绝影的故事。青格里的哥哥青松得了渐冻症，白马绝影成为他最忠实、贴心的伙伴。贩马的老吴听说马术队老板海风想重金买好马就想到了绝影。青松、青格里的爸爸阿其特确实因为青松的病而不断卖马。老吴咬牙出了5万的高价，借钱凑齐，牵走了绝影。海风长时间不露面，老侯不断上门催债，让老吴苦不堪言；阿拉塔偷马，又恰好碰到海风，以10万高价卖了绝影。日渐消瘦的绝影让海风回忆起另一匹从草原买来的烈马的故事，野性十足的它离开草原后，忧郁而终。海风因此决定放绝影自由，让它回到自己想回的地方。

显然，这是一次具有难度的写作。作品并未聚焦在一个主要人物身上，而是描绘了人物群像。爷爷海勒金一家三代、绝影的主人阿其特一家两代、老吴一家、老侯、海风、阿拉塔，都有笔墨塑造，其中的少年形象，有金帆、奔迪、青松、青格里、老吴的儿子腾吉斯等。事件不是单线推进的故事，而是多条线索叠在一起，主副故事并行。

作品充盈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带来了另一重阅读新意。从表层看，作品写到了草原少年们的摔跤、人马合一的驰骋，粗犷刚健，呈现了鲜活的草原民间生活气息。作品的深层是独具韵味的情感描写，故事情节不是以大量对话推动的，而是用人物内心独白和微妙的心灵外化描写来推动的。这恰恰呈现了草原人民情感交互的特点——言辞不多，简洁内敛。很多人物的心理，在当时的语境中写得含蓄，很难准确揣摩，要等到故事行进去之后，才能准确体会到人物的所思所想，这种意味深长的背后是表意的“留白”。

作品中的情感交流方式，也往往是“行胜于言”，常常不采取直接的语言交流，而是向内转的、静默的、旁观的，很少有命令、强迫，而是等着人物自己体悟，事件自然去发展。比如目睹孙子金帆与草原孩子青格里起冲突时，爷爷并没有站出来调解、开导、教育，而是默默观察金帆接下来如何应对，等待他的自我觉悟。这种情感表达虽是立于旁观者的位置，但内心始终被紧密牵扯着、羁绊着，既具有粗犷的线条，也显出深沉呵护的内敛。

《送绝影回家》故事深层的情感蕴含是突破家庭、亲情甚至物种的更具情怀的普世之爱。绝影事件关联的多人物，都有令人动容的大爱之心。老吴之所以借钱出高价买绝影，意在为青松治病筹钱；海风重金买绝影，是看出阿拉塔虐待绝影；在绝影忧郁思乡时，又毅然选择给它自由，是尊重动物的本性。仗义的草原百姓与质朴的美善情怀，跃然纸上。这便是爷爷经常带着金帆回草原的用意——那经常默默打量金帆的眼神谜底揭晓：时代向前发展，但“有些东西——品质、精神，不能丢掉，还要继承、发扬下去”。

作家在作品中融入了万物共生的生态观念，着重描写了青松和他的动物朋友们的默契交流。它们虽然并不会像人类一样使用语言，但质朴、直接、笃定的信任令人动容。故事结尾，绝影驮着青松，带着新伙伴们，一起去见大自然中的朋友，大耳朵跳兔、老獾及小狐狸们欢快地如约而至。作家以文学的形式，以平等敬畏之心，将这样真挚的生命交流呈现出来，这也是生态文学的精神内核。（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动态

“光阴的故事”文学朗读活动近日举行

7月28日，明天出版社、济南市文旅局、济南广播电视台、信谊图画书主办的“光阴的故事——文学声音中的轻轻呼吸”在山东省会大剧院举行。

活动在乐器合奏《光阴的故事》中拉开序幕，童书内容的创作者、出版者和朗读者，在声音的叙事里，一起走进光阴的故事，走进充满诗意与温情的文学世界，感受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温暖和美好，感受讲述者的真诚与他创造的世界。

伴随优美舒缓的旋律，朗读者声情并茂地诵读了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绿光芒》中的经典篇目《岁月》《童话》《奶奶》《台灯》《红幕》《春天》。主题讲座环节，梅子涵表示，作为“光阴的故事”的讲述者、解读者，也是《绿光芒》的创作者，他被这样一场朗读盛宴所感动。他认为，朗读让一个人的声音被世界听见，让文字和文学在声音里散发出柔情、力量和诗意，让生命中一切普通的美变成油画般的永恒。分角色朗读环

节，梅老师和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胡霞、赵红、徐宁以及小朋友邵语伯为大家倾情诵读了《朗读家》，告诉孩子们为什么要学会朗读，引领孩子们懂得即使自己成为不了朗读家，也可以当一个朗读者。

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来自塞尔维亚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和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学生们，他们用流利的汉语朗读了诗歌《谁最高》，展示了对汉语和中国文学的热爱。（教鹤然）

做人民的学生 让青春在新时代的广阔天地绽放

（上接第1版）

记录生活、讲述生活，不仅是憧憬和梦想，更是职责和使命

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也为广大作家深入了解生活、做人民的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方式和路径。作家们既可以深耕某一领域，持续挖掘和书写，也可以在不同身份、不同职业间辗转腾挪，不断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

从2004年至今，作家吕铮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创作了《三义戟》《打击队》《名提》《猎狐行动》等20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大多与基层警察的生活有关。吕铮表示，自己是一名业余创作小说20年的写作者，也是一名从业24年的普通警察，“为了写好这些警察故事，20年来，我一边当战士，一边当记录员。如2014年至2016年，我完成了两部‘猎狐’题材作品，期间我以每周一篇的频率，实时对公安部‘猎狐行动’相关的人物进行采访，记录故事；又如在写作《三义戟》前，我采访了数十位基层一线的老民警，倾听他们的经历和心声，最后塑造出了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等人物形象。而在为新作《打击队》收集素材时，我也采访了众多一线的派出所民警”。

吕铮谈到，《打击队》聚焦的是基层民警办案的故事，写作初衷是向广大读者展现公安机关当下“破小案，保民生”的鲜活场景，“当下抢劫、故意伤害等‘接触类犯罪’在逐年减少，电信诈骗、网络犯罪等‘非接触类犯罪’则逐年增多。为适应时代需求、维护社会平安稳定，‘破小案，保民生’成为基层警察光荣的职责和使命”。在积累素材的过程中，吕铮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70多岁的老人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丢了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骑了几十年的老车，早就不值钱了，但对他而言却意义重大——他曾有个恩爱的老伴，相濡以沫几十年，后来不幸得了癌症，老人就是用那辆自行车驮着老伴去医院治疗，风里来雨里去。老伴走后，那辆车不能再骑了，锈迹斑斑地停在门口，但每当看到它，

就像又见到老伴一样。这段讲述让基层民警们动容，他们全力以赴，仅用一天时间，就帮老人追回了自行车。老人含泪送去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朴实无华的四个字，“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这是对办案民警的最大褒奖。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感染着我，激励我不断前行，同时也让我明白，只有深入到生活之中，热爱人民，做人民的学生，才能写出紧跟时代、贴近现实的作品，才能把更多中国故事讲给读者和观众。这已不仅是我的憧憬和梦想，而是逐渐成为我的职责和使命。”吕铮说。

作家大头马也曾有过当警察的经历，但与吕铮不同，她不是专业的公安干警。长期以来，她一直以搜集素材的名义，深入各行各业体验生活，为自己的小说创作寻找契机和灵感。她在公安局刑警队实习过3年，在红山动物园当过饲养员，做过网约车司机……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她，始终对未知的事物抱有强烈的好奇心。

“做人民的学生”，就是要把握抽象的人民具体化，具体到每一个鲜活生动的人。写作者要自觉去和更多的人接触，去深度感受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在一次次体验和写作中，大头马切身体会到了不同生活的丰富内涵。“有一次我弄丢了家里的信箱钥匙，请开锁师傅来开锁，因为觉得他技术很厉害，所以我问他能不能收我当徒弟。没想到师傅告诉我，学开锁之前，首先要学会怎么做。”这让她意识到：“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做什么事情，品德总是第一位的。”在她看来，作家的工作上类似于信使，作家不仅是讲故事的人，更是现实生活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时代不断变迁，社会不断发展，但无论怎样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始终是广大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坚定不移的立场与坚守。在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近6年来的400余个人选项目中，年龄45岁以下的作家占比超过了四分之一，并且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时代沸腾，生活火热，广大青年作家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时代放歌、为人民写作的庄严承诺。

插图欣赏



《给妈妈的一封信》插图，友雅绘，接力出版社，2023年6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五十四期

许廷旺《送绝影回家》
描摹草原精神的灵魂
□崔昕平